

[马来西亚] 温梓川◎著
钦 鸿◎编

郁达夫别传

海外第一部郁达夫传记



宁夏人民出版社

郁达夫

别

传

「马来西亚」温梓川◎著

钦 鸿◎编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郁达夫别传:(马来)温梓川著;钦鸿编. —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6. 11

ISBN 7-227-03362-7

I. 郁... II. ①温...②钦... III. 郁达夫(1896~
1945)—传记 IV. K825. 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 145152 号

郁达夫别传

[马来西亚]温梓川著◎钦鸿编

选题策划 哈若蕙

责任编辑 史 芒

哈若蕙

装帧设计 黄 健

责任印制 来学军

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出 版 人 高 伟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750001)

网 址 www.nxcbn.com

电子信箱 nxcbmail@126.com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精捷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6.5

字 数 200 千

印 数 0001~5150 册

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27-03362-7/K·386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编辑热线:0951-5017453

温梓川 (1911.5.3 - 1986.10.20)

又名温玉舒，曾用笔名舒弟、于苍、丘山、秋郎、山叶、高汉、蘋君、南洋伯、半峇峇等。马来西亚著名华文作家。祖籍广东惠阳，生于马来亚槟榔屿。早年在马来亚求学，毕业于槟城钟灵中学。1926年赴广州考入中山大学文学院预科，1927年考入上海暨南大学西洋文学系。毕业后返回槟城，任《新报》副刊编辑。抗战胜利后，出任槟城《光华日报》副刊主编，同时在中学任教。1971年前后，任《光华日报》总编辑。



中年时期的温梓川

他在大学读书期间，与郁达夫、曹聚仁、汪静之等文坛师友交往密切，曾主编《槟榔月刊》，并开始文学创作，作品散见于上海《开明》《语丝》《暨南校刊》《新时代》《文笔》等报刊。赴南洋后，又写了大量作品载于新马各地报刊，其中最受读者关注的，有记叙上世纪20~40年代上海、马来亚文坛师友行迹的数十篇回忆文章，以及在吉隆坡《蕉风》月刊连载的长篇传记《郁达夫别传》。

辑集出版的作品有：短篇小说集《美丽的谎》《夫妻夜话》《某少男日记》；散文集《梓川小品》《文人的另一面》《冬天里的伦敦》；诗集《咖啡店的侍女》《梦呓》《美丽的肖像》；译著《托尔斯泰短篇小说集》《走向桥边的女人》；论著《马来亚研究》《华人在槟城》；编著《恋歌二百首》《山歌选》《郁达夫南游记》《作家的创作经验》《作家的学生时代》《沈从文小说散文选》等。另有与人合作的《南洋恋歌》《血洒黄沙》等译著。



晚年时代的温梓川

代序

温梓川晚年所著的《郁达夫别传》

钦 鸿

001

—

熟悉中国现代文学的人都知道，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上海文坛崭露头角的马来西亚华裔老作家温梓川曾经写过一部长篇文学传记《郁达夫别传》。该作一九六四年九月在黄崖主编的《蕉风》月刊第一百四十三期开始连载，直至一九六六年五月的一百六十三期载完，前后共载二十一期，时间长达将近两年之久，在当时海内外文坛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此传记无论对作者温梓川或是对郁达夫研究，都是一部不可忽视的重要作品。传主郁达夫是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一员名将，他曾以自己惊世骇俗的反封建思想和杰出的文学成就在中国文坛享有崇高的声誉。三十年代后期，他又南下马来亚半岛参

加抗日救亡运动，同时也为马华文学的建设和发展竭尽才智，最后又洒血于彼，再也没有能回返自己的祖国。为这样一位人物作传，其意义和价值显而易见。而温梓川与郁达夫有着不一般的友谊。早在二十年代，两人便相识于上海。郁达夫到南洋后，他俩又颇有过往，郁达夫与南洋文学青年那一场著名的论争就是由温梓川的提问而引起的。郁达夫生前对温梓川的创作给予了许多指点，他去世后，温梓川则深铭友情，用力搜集故人在南洋的遗作，出版过《郁达夫南游记》一书。显然，在南洋文坛为郁达夫写传，温梓川可谓非常理想的人选，他能写出此书，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由是之故，温梓川的这部《郁达夫别传》（以下简称《别传》）刊出后，很快便引起海内外文坛的广泛关注，台湾的《自立晚报》竟用了一百天时间（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四日至十二月二十六日、一九六八年一月一日至二月十三日）全文转载了这部作品。据温梓川本人回忆：出版界当时也颇看好此作，曾“有人前来接洽出版单行本”（见爱薇《作家与时代——听温梓川谈文坛往事》，收入南马文艺研究会一九八九年六月版《爱的召唤》）。可惜的是，直至温梓川病逝，其书也未见面世。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大陆文坛开始恢复对郁达夫的研究，温梓川的这部《别传》也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然而那时大陆与海外的交流渠道尚未通畅，《别传》虽然也被列入了《郁达夫研究资料》（陈子善、王自立编，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十二月版）的目录索引，而且被认为是“海外第一部较为完整的郁达夫传记”（见陈子善《马华新文学的拓荒者——温梓川先生周年祭》，载一九八七年十二月香港《明报月刊》第二六四期），但大陆的读者仍然没有机会看到《别传》的原文。

一九九二年八月间我应邀赴马来西亚访问，在檳城时曾幸会温梓川的遗孀梁秀英，还专门去她家瞻仰了温梓川的遗照，并收集了不少关于温梓川的资料。从马来西亚回国后，我在撰写《温梓川与郁达夫》一文时，却因为没能掌握《别传》原文，无法对此进行评述。嗣后，我驰函求助于马华老作家姚拓，又承李锦宗兄协助，才获得在《蕉风》月刊上发表的《别传》的复印件，但因为他们手上的《蕉风》刊物并不齐全，我得到的《别传》便缺了两章。一九九六年末，我在参加了第二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国际研讨会后，从泰国曼谷飞到檳城，再度访问了梁秀英，从她家里找到温梓川所写

《别传》的原稿，由陪同访问的女作家叶蕾复印了一份让我带回，《别传》遂得以补全。

检视这部几经周折、好不容易才收集齐全的《别传》，我的心里充满了喜悦。其书约有十万字的篇幅，共分十七章，目录依次是：早年的诗纪／郁氏的童年／中学时代：一九〇九——一九一三／郁达夫在日本／和日本人的往还／从北京到上海／脱离创造社前后／风雨茅庐／抗战前后／在新加坡三年／逃亡到苏门答腊／他当了日宪的通译／第三次结婚／遇难前后／郁达夫和女人／达夫的作品及其他／达夫致死之谜。这显然是一部与众不同的郁达夫传记，它与中国大陆作家所写的同类传记有着显著的区别，作者的写作重点在于郁达夫到南洋以后的活动，这正是过去出版的所有的郁传最薄弱的环节，也恰是作为马华作家的温梓川在资料掌握上最为有利的部分。再加上“从北京到上海”一章里写到温、郁两人交往的情况，那么这部《别传》中作者亲见、亲闻的材料之多，更为其他郁传所不能相比的了。虽然，此书也不可避免有某些错讹之处，但它的重要资料价值却是不容忽视的。

但我在研究这部《别传》时，却发现它并不是作者的定稿，即此作在《蕉风》月刊连载之后，作者还作过一些修订。一九八四年，他在回答马华女作家爱薇的采访时说过这样一段话：“我当时因为觉得写得草率，不便出书，所以没有答允（出版要求）。二十多年来，由于此稿的因缘，而导致我与日本的郁达夫研究者铃木正夫先生的结交，得到了不少切磋之益，决心增订修改，费了不少工夫，才完成了自己较为满意的面目，而且增添了不少篇幅，打算在不久将来付梓出版。”（见爱薇《作家与时代——听温梓川谈文坛往事》，收入南马文艺研究会一九八九年六月版《爱的召唤》）一九八五年的十一月四日，他在写给上海学者陈子善的复信里，又谈到修订之事。信中说：“当时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只在纪念郁达夫先生的去世，又适值战后，参考资料不多，只靠平时收罗的几十本有关资料，才能下笔。当然，当时写得并不妥善，遗漏甚多，在退休后重读一遍，觉得有许多要补充的地方，先后写成不少篇什，完成了《郁达夫别传》（修订稿）。现在我正在收罗郁达夫有关的像片，拟于明年一月底付排。”（见陈子善《马华新文学的拓荒者——温梓川先生周年

祭》，载一九八七年十二月香港《明报月刊》第二六四期）。

看来，温梓川对这部《别传》不仅作过修订，而且完成了修订，准备在一九八六年一月付梓出版了。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大约就在温梓川写出上述给陈子善的信后，健康状况竟迅速恶化，不久之后（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日）便与世长辞了。温梓川的突然去世，使《别传》的出版半途夭折，这不能不使翘首等待此书的读者深感怅然。而更令人遗憾的，还是温梓川晚年费了很多心血修订完成的《别传》定稿本，至今尚不知下落何在。记得一九九六年末我第二次去访问温氏遗孀梁秀英时，曾特地提出此事，希望能找到温梓川手定的《别传》修订稿，以便设法出版，使此事有一个好的结果，也可以实现温梓川的遗愿。可惜那天只找出了《别传》的初稿（即在《蕉风》上的发表稿）手稿，并未能找到修订稿。据梁秀英云，他们家里还有一个铁箱可能藏有温梓川的遗物，《别传》修订稿藏于此箱也未可知。可惜这个铁箱当时未及找到，以后是否曾经找到并打开过，也就不得而知了。

那么，温梓川晚年究竟对《别传》作过哪些修订和补充呢？究竟有没有他当年交往密切的朋友知晓他修订的具体情况呢？或者，他当时有没有将已经完成的修订稿在报刊上披露呢？

最近，我通过日本的郁达夫研究专家铃木正夫的帮助，找到了温梓川发表在马来西亚《南洋商报·文星》副刊上的《关于〈郁达夫别传〉》一文。此文刊登的时间为一九八五年七月二十八日，正是他完成《别传》修订工作的那一时期。可能这就是一篇为《别传》一书所作的序跋类的文字，我们正可以藉此了解他写作和修订的有关情况。

温梓川在该文中，深情地回顾了自己与郁达夫“介乎师友之间”的友谊，特别提到郁达夫去世之后他曾竭力收集郁达夫遗作和有关纪念文章，以及应赵景深等人的征求把这些文章寄到上海北新书局以支持“编订郁达夫全集工作”的往事。这正说明了他撰写《别传》的思想感情基础。也许他自觉身处海外为郁达夫编辑全集或纪念集有些难度，因此避其短而扬其长，准备为故友做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于是决定撰写这部《别传》。据他自述，“我本来想写他的评传，但我发现过去有许多人写过他评传或传记，所以我不想架床垒屋，写同样性质的东西。我写人家所不知道的事迹，以补充不足。”这一撰写原则，便决定了这部《别传》的独特视角、

独特材料和独特价值。事实证明，他在写作中的确是实践了这一原则的，所以尽管海内外已经出版了众多郁达夫传或评传，他的这一部《别传》仍然具有独特的魅力和出版价值。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我这么多年始终看好此书并欲力促其成，原因也正在这里。

关于《别传》的修订和补充情况，据这篇《关于〈郁达夫别传〉》的交待，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近年来，我添了几篇续稿先后在《南洋商报》发表，现在一并编入本书内已成完璧”；二是《马来西亚抗日战争史料》书中刘宾仪所写的《浩劫中的怡保》一文，“对日本宪兵部的内情有详确精辟的报告”，“可以作为郁达夫之死的参考资料”，故将该文编入本书附录，以供读者研究；三是将自己在新加坡发现的郁达夫手刻闲章“生怕情多累美人”“印在封面以供读者共赏”。由此可见，要收集他的《别传》修订全稿，似乎已非难事。

综上所述，我以为，温梓川晚年所写的《郁达夫别传》是一部有价值的文学传记，他为此书花费了宝贵的时间和心血，却因病早逝而没有来得及出版问世，实在是非常可惜的。我们如果能完成他的遗愿，则不但是对他的最好的纪念，也是为马华社会和马华文坛保存了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对马来西亚和中国的文化交流更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情。因此，我希望，温梓川的家属能够费心在家里寻找出他当年手定的修改稿，以使这部《别传》能够以作者生前精心设想的原样付梓出版。倘若实在无法做到这点的话，则退而求其次，希望有人能协助找到他当年在报端发表的续稿，以便《别传》早日问世。倘如此，我们就可以借用他本人写的《关于〈郁达夫别传〉》一文的最后一句话：“死而有知，亦当在九泉之下含笑了吧”！

二

以上的文字写于二〇〇一年十二月五日。时过三年有余，情况发生了变化，温梓川的夫人梁秀英在长期卧病后已于两年前病逝。梁秀英在卧病期间，未能寻检出温梓川《别传》的修改稿本；而在她逝世之后，她的几个受英文教育的子女，不晓得乃父遗著的价值，据说已将所有资料（包括温梓川生前精心修订增补好的《别

传》稿本)予以处理。看来,依据温梓川手定的修改稿本出版《别传》已无可能。

但是,如果能够从《南洋商报》上找到温梓川的那些“续稿”,也同样可以窥得其《别传》之全豹。所以,在这几年中,我在这方面作了不少尝试。然而,在没有具体发表日期的情况下,要从二十余年前的陈报中寻找旧文,简直无异于大海捞针,真是谈何容易。而且路途迢遥,我自己又使不上力,不免令人望洋兴叹。可是,这毕竟是一项有益的工作,正当我几次碰壁之时,远在马来西亚的几位朋友热情地伸出了援助之手。陈政欣兄从檳城专程去吉隆坡国家图书馆查阅《南洋商报》的缩微胶卷,宋凤春小姐则多次埋首于南洋商报社资料室,从堆积如山的旧报中逐页翻检,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终于找到了《郁达夫与“左联”的恩怨》《郁达夫对徐之音的一段情》《郁达夫和传播“玉音”的李小姐》等数篇“续稿”。加上日本学者铃木正夫从台北《自立晚报》复印下来的《郁达夫的几个朋友》,虽然肯定还有所遗漏,但《别传》修订本的基本面貌,已大致清晰了。因此,这本《郁达夫别传》,即便不是作者手定的最理想的版本,也大体近似,将它付梓出版,应该是对作者的最好的纪念了。

现在,我把这本《别传》的有关问题作一些说明。

一、全书分序、正文和附录三部分。《自序》一文原题为《关于〈郁达夫别传〉》,系《别传》在《蕉风》连载之后发表的,该文记述了自己与郁达夫的交往以及撰写《别传》的始末,因此作为作者的自序编入本书。正文部分的主体即在《蕉风》连载的《别传》。由于作者当时一边撰写,一边在《蕉风》杂志连载,这部分书稿一气呵成,前后呼应,结构较为完整;而后来所写的几篇续稿《郁达夫的几个朋友》《郁达夫与“左联”的恩怨》《郁达夫和传播“玉音”的李小姐》,不免有所重复,故编入时酌情作了删削;至于《郁达夫对徐之音的一段情》一篇,因大部分内容已见于《郁达夫和女人》一章,只好忍痛割爱了。附录的三篇郁达夫的文章是温梓川在手稿上写明拟选的,刘宾仪的《沦陷期中的怡保》一文,则在作者的自序(即《关于〈郁达夫别传〉》)中有交待,现一并选录于此,以体现作者的原意。

二、温梓川是一位有才华、有激情的作家,他对郁达夫的生平经历也做过一定的研究并收集了不少资料。但他不是一位严谨的学

者，因此《别传》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某些疏漏和舛误。这主要表现在史实和引文的出入上，尤其是引文的出入比比皆是，非常严重，几乎凡引必有所误，有的甚至面目全非。例如第十一章《在新加坡三年》引述王映霞回国后在报上登载的与郁达夫离婚启事，便与原文出入极大。而第五章《和日本人的往返》中引述鲁迅为内山完造《活中国的姿态》所作序的文字，却查无其文，如此等等。另外，《别传》在《蕉风》连载时，当时编者对文章略有修改，其中有的改得不尽妥当，而手民又多有误植者。因此，我在编辑本书时，作了两方面的处理：一是将《蕉风》发表稿与温氏手稿对校，纠正手民之误植者，对《蕉风》发表稿与手稿不一致处，一般恢复手稿原貌；而对《蕉风》编者的修改之优于原稿者，则从《蕉风》发表稿。二是对《别传》所涉及的人事和引文，尽可能一一核对，凡与史实有出入或需要说明者，均加以注释；而鉴于引文与所引之原文出入过多，无法一一注明，则一般直接按所引原文改正，至于无法改正者，仍以注释说明。

三、为尊重原稿，我在编校中一般予以照录，但下述情况则略有修改：一是引文有出入者，已如上述；二是人名地名有明显误者，如第十六章《郁达夫和女人》中周勤豪乃周静豪之误；三是原稿中“星加坡”“星架坡”，均改为目前通行的“新加坡”；四是增补的第七章《郁达夫的几个朋友》在年份上采用民国纪年的表述，与全书不相一致，为求统一，本书一律改为公元纪年；五是对《郁达夫的几个朋友》中某些政治色彩过于浓烈的部分，作了适当删削。

四、本书是作者温梓川对文坛前辈郁达夫的回忆和评述，这里浸润了他自己对郁达夫的理解和认识。虽然他对郁达夫评价不低，而且也颇有交谊，但在本书中采取的是平视的态度，有褒扬，也有批评，甚至不无非议。包括对传中涉及的胡愈之等人或事，作者都有自己的看法。对此，作者和读者尽可见仁见智，不必强求一致。唯文中对于郁达夫当日宪通译的指责，却事关郁达夫的气节大事，这里不可不辨。书稿中温梓川将郁氏当通译与周作人当汉奸相提并论，认为是一个“抹不掉的事实”。但事实绝非如此。郁达夫之当日宪之通译，一是完全出于被迫；二是他始终隐匿自己的身份，直至辞职之后，日宪仍旧懵然未知；三是他不但没有做过坏事，反而利用当通译的便利条件，暗中保护和营救了许多印尼群众、华侨和

抗日志士；四是他对日寇深恶痛绝，不愿为其效力，主动设法从中脱身；五是最后壮烈牺牲，为抗日而捐躯。凡此种种，无不说明郁达夫是堂堂正正的爱国作家、正气凛然的抗日英雄，岂能与文化汉奸周作人相提并论呢？

五、我对本书的编辑校核，主要参考了下述书籍：王自立、陈子善《郁达夫文集》（大陆版，十二卷），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一九八二年至一九八五年出版；王自立、陈子善《郁达夫研究资料》（上下册），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出版；陈子善、王自立《回忆郁达夫》，湖南文艺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出版；郁风《郁达夫海外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九九〇年十二月出版；饶鸿竞、陈颂声等《创造社资料》（上下册），福建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一月出版；郭文友《千秋饮恨——郁达夫年谱长编》，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十月出版。

最后，要感谢宁夏人民出版社编审哈若蕙和责任编辑史芒的热情关心，给予本书与广大读者见面的机会。也要感谢姚拓、李锦宗、马仑、陈政欣、叶蕾、铃木正夫、柏一、宋凤春、徐重庆，以及马来西亚南洋商报社资料室竺静珍、南方学院马华文学研究中心许通元等所有曾经给予支持和帮助的朋友。

二〇〇五年四月写讫

二〇〇六年四月修订

于南通四风楼

目 录



代序 温梓川晚年所著的《郁达夫别传》（钦鸿）……001

自 序 ……………001

第一篇 早年的诗纪……………007

第二篇 童年……………021

第三篇 中学时代……………029

第四篇 在日本……………035

第五篇 和日本人的往还……………043



目 录



第六篇 脱离创造社前后·····	051
第七篇 郁达夫的几个朋友·····	059
第八篇 与“左联”的恩怨·····	071
第九篇 从北京到上海·····	079
第十篇 风雨茅庐·····	089
第十一篇 抗战前后·····	099
第十二篇 在新加坡三年·····	113
第十三篇 逃亡到苏门答腊·····	133
第十四篇 当了日宪的通译·····	141
第十五篇 第三次结婚·····	149

第十六篇 遇难前后·····	157
第十七篇 郁达夫和女人·····	169
第十八篇 郁达夫和传播“玉音”的李小姐·····	193
第十九篇 郁达夫的作品及其他·····	203
第二十篇 郁达夫致死之谜·····	215

附 录

几个问题（郁达夫）·····	221
槟城三宿记（郁达夫）·····	225
覆车小记（郁达夫）·····	228
沦陷期中的怡保（刘宾仪）·····	231



目 录



晚年的作者

自序

001

郁达夫是中国杰出的第一流优秀作家，成名很早，当年他以一部处女作《沉沦》震动文坛。在初期创造社诸子中，他是多才多艺的一员，他先后写过四十七篇长篇小说，他的散文、他的游记和他的旧体诗，都是上乘之作。我开始读他的小说是《薄奠》，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后来，我把他全部的小说都先后读过几遍。我觉得他的《薄奠》《春风沉醉的晚上》《过去》和《迟桂花》在小说艺术上，都可说是精品，也因此奠定了郁达夫作为小说家不朽的名声。他的小说大多数都写得很散漫，似乎不大重视结构，有点像一九三〇年去世的英国作家劳伦斯(D·H·LAWRENCE)的小说。他虽然不写新诗，但他的旧体诗流露横溢的才气，使他留下了诗名。他的诗，俞平伯虽然批评说很浅，但是喜爱的都认为他的诗可以和黄仲则、龚定庵等人媲美。所

注：《自序》原载于1985年7月28日吉隆坡《南洋商报·文星》，原题《关于〈郁达夫别传〉》。

郁达夫
别传

